



文学名家评《花鼓》 十年一剑响荆楚

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经理、《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卫东:

《花鼓》通过对江汉平原上一个乡村的生活细节及物质文化的描写,运用口语方言,为读者展示一幅水乡特色的生活画卷,以此地民间流行的花鼓戏为经纬,贯穿始终,建立起一座特色鲜明的文学地标。小说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以史家笔法、精致而谨慎地再现了乡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荆楚大地百姓的生活史。小说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生动表现出荆楚人民那种“不屈从、不放弃、不小气”的性格特征,为中国小说人物长廊增添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李晓东:

蒋彩虹的长篇小说《花鼓》能在湖北省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足见其水平。小说以江汉平原上一座村庄90年发展的历史脉络贯穿主人公的一生,人生和历史纠缠在一起,人生即历史,历史即人生,生动再现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百年变迁和主人公在历史的跌宕中荣辱浮沉、悲欢离合,使整部作品拥有了史诗般的恢宏气度。小说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塑造了一个融多种性格于一身的、随小说情节发展不断发展的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主人公形象。江汉平原方言的运用,让小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别具一格。

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坤斗: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如高密对于莫言、商洛对于贾平凹、阿坝州对于阿来、湘西对于沈从文、保康油菜坡对于晓苏等。蒋彩虹出生、生活、工作在江汉平原,对这块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习俗、方言、风俗等都十分熟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所具有的家国情怀、重情尚义、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有着深刻的体悟,因此《花鼓》的叙述具有浓郁的荆楚地域特色,小说展现了江汉平原近百年的历史变迁,铺陈了以花鼓戏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江汉平原传统文化、民俗风情。读过这部作品后,我们看得见江汉平原的乡景,听得见江汉平原的乡音。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樊星:

长篇小说《花鼓》是一部充满江汉平原文化气息的厚重之作。《花鼓》一书讲述了两个家族百年兴衰的恩怨情仇的沧桑往事,在一个女人的坎坷人生经历中,着力渲染乡间平民百姓对花鼓戏的热爱与传承,写出了花鼓与人生的不解之缘,写出了江汉平原的人们在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上靠花鼓解忧,也记录人生五味、命运感悟的乡土文化。作家对花鼓戏的门道了如指掌,因此,这本书也成为记录花鼓戏往事、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小说。

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蔡家因:

小说《花鼓》生动记录了江汉平原的民俗、节庆、冲喜等民间风俗,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画卷;通过描写清河湾乔家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小说表现了中国人勇于直面苦难、不屈不挠、坚韧乐观、向善向美的品格,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歌。作为一部典型的乡土小说,《花鼓》作者抓住平原水乡的特点,建构出一个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特有时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小说笼罩着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让读者身临其境。这部小说堪称中国乡村百年发展的缩影,家族的巨变人世浮沉令人唏嘘,浓郁的悲情色彩,增添了小说感人的力量。

湖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鄢青:

在几十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中,蒋彩虹始终秉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思想,深入水利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她的作品总能以生动的笔触、鲜活的语言,把工作生活中的灵感和领悟描绘得淋漓尽致,给人一种希望,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从她的系列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内容上纵横博大,艺术上丰富多姿,长篇小说《花鼓》的创作成功,不仅为她的文学创作之路开辟了新的领域,更能说明她在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等方面又有了新的飞跃。十年磨一剑,一朝铸辉煌。《花鼓》创作中的精耕细作,折射出了她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彬:

编者按

春暖古城,大地芳菲。4月10日上午,我市知名作家蒋彩虹长篇小说《花鼓》研讨会在荆州举行。研讨会上,来自中、省、市的文学名家就《花鼓》的意蕴内涵、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及创作历程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研讨。大家认为,蒋彩虹的小说内蕴丰富,涵盖面广,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又有纷繁变幻的时代风云;既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辨,又有对人性之善的讴歌。大家结合地域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本报摘录部分专家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长篇小说《花鼓》通过林静芝和花鼓的纠葛,描写江汉平原女性在一个世纪中的生活变迁和精神追求。细节描写的精致韵味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耐人寻味。特别是荆州花鼓戏围绕主人公命运的全程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折射出全景式乡村生活,呈现出一幅荆楚乡村的史诗画卷。该作品采用明暗两条线索,小说主线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变化,暗线是花鼓戏在时代背景、人物命运中的紧密联系和丰厚展示,既拓宽了作品的文化厚度,又突破了一般小说人物传记式的单一结构,在人物命运中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花鼓》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曲折新颖、主题深刻,细节描写耐人寻味、语言文字朴实灵动,尤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戏的演变和人物命运紧密联系,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大力弘扬荆楚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作家、著名编剧李斌:长篇小说《花鼓》是一部难得的好小说,独特的视觉,优美的语言,苦难的超越,将读者带入了那个特定的年代。《花鼓》不是在写某个地方的花鼓,而是在写人,人的命运,人的爱情,人的悲欢离合,尽情地展现花鼓之乡那么一群人的思想脉搏。厚重深沉中读来令人震撼,令人唏嘘,令人抚卷沉思。历史并没有远去,《花鼓》中那些鲜活的人物,以他们的人生演绎着苦难与超越。

叙事时皆存本真,读如见悲怆所历。《花鼓》情节起伏跌宕,但小说并没有刻意追求环环相扣,追求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提炼中丰富人物的个性化,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这样一部优秀小说,通过影视的手段进行广泛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将积极为《花鼓》的影视化作出努力。

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评论家王朝军:文学贵在发现、创造、探索,如果只是拘囿于前人的观念、定见,或者只是重复前人的经验,那是不成功的。蒋彩虹的小说《花鼓》通过对两个家族百年沧桑巨变的描述,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多舛,写出整个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进而延伸至家国情怀,小中见大,从文本写作上是一种新的发现和创造,是与众不同的个性存在,从这一点上看,《花鼓》是成功的。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长江大学文学院索体教授沈光明:

在长篇小说《花鼓》出版之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有意识且全景式地来描写和表现广袤富饶的江汉平原,来展示这最具楚文化特色和和风情的地域文学作品。仅此一项,《花鼓》就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何况,作品所展示出来的壮阔的历史画卷、浓郁的地域特色、鲜活的人物形象,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叙事策略、审美价值取向和极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刻画。

《花鼓》是诗般的历史跨度和高超的叙事手段令人赞叹,这部作品最耀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浓郁的地域文化描写与展示,它是有意识的,又是全景式的。既是小说的魂,更是作品价值之所在。从表现内容和审美价值来看,《花鼓》是一部深刻而又真实地展示了江汉平原所蕴含的水乡风味与楚文化韵味的扛鼎力作,丝毫不逊色于当代系列文学名著!

荆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齐家银:

《花鼓》以广袤的江汉平原为背景,以我们平原上妇孺皆知的花鼓戏为主线,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描述了平原上的人们真实生存状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翔实的史料,丰富的人文历史,贯穿全书的花鼓戏知识,耳熟能详的乡风民俗,优美的田园牧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平原的背影,一片土地的热切,一座城池崛起苏醒的轮廓,一群勤劳朴实的乡民,一个有血有肉的烟火人间。打开书本,一种沧桑厚重的历史风尘和责任使命扑面而来。

通过花鼓看荆州,彩虹笔下的江汉平原,如一幅幅水墨画。既描述了历史的沧桑,又刻上了时代的印记。小说真实地还原了平原上的人们过去现在的生活,记载了大荆州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掩卷细思,让我们回味历史,展望未来,倍加珍惜今天。(记者 曹歌 根据录音整理)

文学评论

《空翅》不空

□ 彭定旺

蒹葭是位虔诚的表达者,经年累月的阅读和书写,文字成了她最信赖的伙伴,也成了她沟通外界最可靠最畅快的方式,她的所思所想,无论是波涛汹涌还是灵光乍现,都能即刻化为一段准确生动的文字,不端不翘,朴实优美,充满了气息与张力;不死不结,精巧简洁,充满了空灵和智慧。这些文字在她读书的思考、出游的观感、人物的感念之中,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抑或是对微信的回复与点评,对一幅照片说明和记叙,她都会呈现大段的文字,驾轻就熟,一气呵成,文字的功力可见一斑。

近年来,她在写作间隙师从庚口先生习书画,临摹工笔仕女图,无论是轻摇罗扇,临窗梳妆,还是放马骑射,那种闲月羞花文静雅致的意境,与画者的心境和修为极为契合,像清浅清浅里淌出的一股细流,优雅高贵。人如此,文亦然。

蒹葭的修炼是全方位的,并不是指琴棋书画或人与才,单在文学创作上,她就有多方面的表现。除了散文,小说诗歌也有不俗的成绩。对于她的写作,我看得多的是她的散文,和她交流深的是她的小说。因为她长于散文,所以在尝试小说写作时,总会谦虚主动地发给我这个“写小说”朋友,于是我们就有了较深的交流。按照大散文的概念,除了按照格律和音韵写作的文体外,其他都应在散文范围之内。那么小说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只不过散文是围绕内核呈辐射的散状,小说是围绕线索呈逐步递进的线状。她的小说在找到一条“力线”之后,运用散文的手法,往往显得十分成功,而她写人物的散文,伴随着时间和故事递进关系(也就是情节)时,往往是篇不错的小小说。比如《空翅》中收录的《丝线街的好姑娘》原来是以散文来写的,《荆江》发稿时,散文稿太多,我即刻把它作为小说发了出来,后来发《朔方》时也是作为小说。

现在从我所理解的散文角度,来谈谈她的散文特点。

语言风致,也可以说是风韵。也就是风格,风度和韵味。她的散文文词考究,惜字如金,上下不重复字眼,能省的主语尽量省去;注重字词节奏,行文铺排,句式搭配,加上字词的准确,机巧,给人一种前韵之美,读起来往往产生“人心中有,他人笔下无”的感觉。她的语言既耽于文字的精巧又无辞藻的炫弄,简短之中渐显情境,意蕴弥漫。比如《绘事》中的开头:天很阴,约了先生去笔庄取画,再把新临的画裱成片,这是我的功课,每月都得往返几道。几个短句即把复杂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她不追求语言快感,写出烟而无骨,拖沓罗唆的文字,《绘事》中还有后面写先生复杂心境时,“唯独不绘红楼,说高手如云,难以翻新,民间又成定式,袭路前人,终是不堪。”这样的句式朴实而具古风,雅致而赋韵味,于干净明快,不动声色里达到了雅俗共赏效果。

语言具有张力。说到散文似乎更应多些割不断理还乱的柔绵才好,实则不然,散文要想立得起、戳得住,除了意境深邃,形散神聚外,空灵不泛,言之有物也很重要,具体而言,就是把握好语言表达的“意象”与客观“物象”之间的距离和联系。好散文的“言”与“物”往往不会存在于同一个层面上,“物”隐藏在“言”的后面,是需要体会领悟才能发现的。既有两者之间的距离,又可顺利地联系彼此,这样的语言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语言,在潜在的暗示、引导里产生顿悟和激动,这就是我所说的张力。

蒹葭的许多文本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在却波涛汹涌。字面冲淡平和,充满闲适之意,却能在不知不觉间,把你引领到另外一种情绪之中,进入到一个广阔深邃的情感空间。如《婆婆纳》《庚口先生》《苏州女》等篇什,在看似平常的文字里,都隐藏着深邃的精神秘密和思想火花。

题材广泛,手法纯熟。正如她在序中所说,有远处的声音,身边的事物,心灵的



碰撞,外物的共鸣与延伸。有真人真事,也有虚构加工,不论是写人、事、物、景,她喜欢从一粒沙中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她似乎不喜欢那种纵深深阔、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的题材和写法,即使平常不过的一个场面、一个片断、一个镜头,都能激起她思想的火花,感情的波澜。她把个人生活感受、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上升为社会经验,对人生、人性、人的灵魂以及人间苦难既有关爱、悲悯情怀,又有积极的考量及灵魂拷问。通过镜像化、细节化的手法,他把细微平常的事物表现得极富魅力,加以既不堵塞也不稀薄、简而不柴、肥而不腻的流畅感,以及层次清楚、衔接自然、布局合理、起承转合的圆润完整,都构成了较强的表现力、感染力的波澜。她在《岁月长歌》《袖手离去的光阴》《雪落之地》等篇章中都有如此这般的极佳表现。

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也不像戏剧那样有扣人心弦的冲突,它的艺术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语言的表现和情感的传达,决不可拉长面孔说教,故意炫耀文采。蒹葭的散文在选材上不拘一格,不落俗套,布局散得开,收得拢,分合自如,语言上凝练优美,质朴清新,使无形具体可感,无声胜似有声,这些或许正是她的散文给人以艺术美感的原因吧。

读书笔记

黑暗中的一抹亮光

□ 高娜

《树下》是迟子建的长篇处女作,书中讲述了小女孩七斗在漂泊中被人救赎的故事。七斗冰封的内心被很多人的善举融化,她黑暗的生活点燃了那一抹亮光。这样的亮光,也深深温暖着我。

鄂伦春人的小伙子,像一抹柔情的光,照亮七斗寂然的日子。七斗母亲去世后,父亲把她过继到姨娘家。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姨父对她百般侮辱,让她一次次想要逃离。这时,鄂伦春人马队里,出现一个骑着白马的年轻小伙子,他与七斗唠着家常,要给她买肉干,要带她去骑马,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夕阳下的村边大路上,七斗脚踏着,满心期待着马蹄声。小伙子是她的光,让她有挣脱痛苦生活的勇气,带她进入到光明世界里。

七斗唯一一次感受到的亲情,是姥爷对她的宠爱。那些时光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将她冰凉的心又一次照亮。姥爷在去世前,提出将年轻时采到的沙金分给孩子们。分金时,七斗要开灯,姥爷不让。分完后,屋里只剩下墙角站着的七斗,姥爷忽然说道:“七斗,展开你的包包。”只见这双大手在包包上方停住,将十个指甲里隐藏的沙金悄无声息抖在包包上。这份特殊的优待,对不曾有人疼爱的七斗来说是奢侈的,这宠爱一直温暖着她,让她在姥爷的灵前一遍遍地回味。姥爷这份迟来的爱,像是一抹暖洋洋的光,让她内心温软,坚持在世间走下去。

说七斗笑起来好看的是,她儿时的玩伴火塘,火塘像她前行路上的灯,照亮她的路。书中七斗在教室生炉子,姨父突然

闯进,又想凌辱七斗,七斗挣脱跑出去,碰到了火塘,大声呼救。姨父为了掩盖他的丑行,在后面岔开话题大骂着,埋怨七斗没有烧好炉子。火塘机智地沿用姨父的话题,稳定姨父的情绪,同时告知姨父,他会帮七斗生好炉子的。没得逞的姨父拿着他的狗皮帽子,愤愤地转身离去。后来火塘当了兵,在信中关心地询问着七斗的近况,直到他去世,始终记挂着七斗。火塘是七斗黑暗生活中的一盏明灯,总在她迷茫无助时为她探路,指引她不断前行。

七斗被温暖的光照耀着,这让她心向暖阳,坚定地前行。漫漫长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坎坷艰难,但总有人像光一样温暖着我们,有了这份暖,我们便不再孤单,勇敢地走好每一步。

让生命回归单纯

□ 张苗

《我喜欢生命根底里的宁静》是周国平围绕自我认知、价值观等方面自我剖析的哲理散文集。全书围绕“让生命回归单纯”展开,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给出了塑造准确自我认知的意义,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对自己的认知清醒一些,可以让我们在纷扰的生活中摆脱躁动和拧巴,更加专注于内心。周国平在书中说:“世间一切生命中,唯有有人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一个‘我’。”他还列举了关于塑造自我价值观的具体建议,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以及能够要什么,如果连这都不知道,那必然永远不可能让自己满意。我也曾经看到别人早起读书,便跟风早起,却并未想过这样的行为对我意味着什么,最终陷入犹豫和自我否定之中。若能体察内心后寻得前路方向,定能更专注于梦

想,慢慢走向成功。

看透生活的本质,回归本心,是周国平对自我认知的另一层思考。书中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原本是单纯的。可是,人却活得越来越复杂了。”他在文中解说道,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作为生命在活,而是作为欲望、野心、身份、财富等等在活,我们把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便不去听也不去看生命本身传递的声音了。书中古今生活的对比也让我印象深刻,古代简单落后却不乏诗意,李白当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可如今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却也成为回归生命本质的阻碍。关注生命和心灵,回归单纯并守护好它,我想,这便是我们能找回本心的勇气和力量。

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不仅让我们摆脱焦虑、找回本心,还可以让我们坚定地

做自己。书中有一篇答《青年心理》杂志问题的文章,在文章最后,面对“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做另外一种人,你想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周国平讲述了他和一个五岁男孩谈话的经历。他告诉男孩他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男孩听了十分惊奇,也想让自己变成苍蝇,当周国平对男孩说你再也不会变回来了时,男孩便失去了转变的兴趣。通过这个例子,周国平表示他愿意变成任何一种人,但前提是能够变回自己。我们每个人都都有不同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给自己一份坚定,才能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老子曾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正确认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才能让远离外在喧嚣的宁静和智慧根植于心,带我们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在慢生活中享受美好时光

□ 刘春霞

《生如一条河》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集,汪老在书中追念故人、回忆往事,体悟人生。他的文字干净朴实、清澈通透,言语中的悠闲充满了情味。读罢全书,我依旧沉浸在汪老娓娓道来的文字中,在慢时光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汪曾祺的慢,是在昆明的雨中,避雨赏景慢慢小酌。汪曾祺在书中提到,他在昆明避雨的小酒店被雨中的木香花遮得严严实实,数不清的半开的花和饱满的花骨朵,而被雨打湿的感觉,仿佛接受了是一场大自然的洗涤,让他感到愉悦。在雨中,木香花雨雨沉沉,汪老听着雨声,闻着花香,慢慢地喝着酒,从早晨一直待到午后,安逸悠闲。这被木香花过滤的淅沥雨声,和小酒店慢慢小酌的悠远温馨,让人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逸。

若是觉得汪老只在悠闲的日子里慢慢悠悠,那就小瞧他了。汪曾祺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也留下不少趣事。那段时间,昆明经常遭受轰炸,警报声一响,大家就往外跑。气氛本是非常紧张,汪老却打趣说,跑警报是谈恋爱的好机会。原来联大同学跑警报时,男生常手提一袋零食,等在新校舍的路边,而女同学也乐于有人照顾,危险感让两方的关系愈发亲近了。跑警报,原本在战火纷飞中是十分紧张危险的事,可汪曾祺在跑警报时,竟然“不在乎”。也只有像他一样旷达的人才没有一丝畏惧,还充满了

对细节的洞察和绝佳的幽默感,可谓是在慢中有趣。汪曾祺更善于从闹中取静,慢品生活滋味。汪曾祺的外祖父家有一间房,墙上挂

着一幅横幅,写着“无事此静坐”。小时候的汪曾祺,常常拿一本书,在这间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在农业研究所劳动时,汪曾祺在震耳的锣鼓声中,依然能够心静如水,读书如常,写作如常。世界是喧闹的,我们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静下来,慢慢地喝一杯香茶,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享受慢时光的美好生活。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让自己远离喧嚣。“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在自己的内心修篱种菊,倾心于读书写作,品味静中的恬淡悠闲,享受这美好的慢时光。

书中的慢,是安逸悠然、心境旷达、静中恬淡。如果困了累了,不妨歇下来,泡一盞淡淡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文字,品味慢生活中的美好时光。